

台风记忆

□冯秋玲文 朱思盼摄

生活在浙东城市,台风是刻在岁月里的印记,几段风雨往事,藏着不同年纪的心境与感悟。

小学一二年级的夏天,有线广播天天播报台风消息,爸爸早早买好咸下饭备着抗台。一天清晨,他上班前叮嘱妈妈,夜里台风来了就值守单位不回家了,还嘱咐我们兄妹听话别调皮。傍晚,风声渐渐紧了,我们住的房子不够牢固,居委会通知去广济小学(今海曙区广济中心小学)避台风。一家人匆匆吃完晚饭,妈妈扛着大席子,背着装满饼干、水、手电筒的包,我们每人捧着旧床单,快步往学校赶。

广济小学是我们的母校,校舍共三层,每层七间教室,还有大小操场和百果园,地方很宽敞。大人们忙着安置睡处,我们却呼朋唤友找玩伴,从一楼跑到三楼,在操场上窜来窜去,汗流浹背,活像“猪油芋艿”。晚上8点多,父母来叫孩子就寝,我们才恋恋不舍地躺下。爸爸不在,我们乖乖听妈妈讲故事,身旁有人打扑克,偶尔还有争吵声,朦朦胧胧中便睡着了。醒来时天已大亮,风停雨歇,大家各自回家。从那以后,我们反倒常常盼着台风再来,只觉得格外好玩。

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工厂工作。台风来临前,青壮年男同事都要参与抗台,白天早早备好各类物资;晚上便带着一尺多长的强光手电,穿高帮雨靴在厂区巡逻,重点守护水泵房、锅炉、仓库等关键部位,一有情况便一呼百应。会议室成了临时指挥所,灯火通明、人来人往,食堂还准备了夜点心和茶水,满是临战氛围。可我在厂期间,台风总是雷声大雨点小,或是擦肩而过,众人严阵以待,大多都“有惊无险”。

我家孩子还小的时候,我最怕台风。丈夫是民兵连长,台风夜总要奔赴抗台一线。每到风紧雨骤的夜晚,狂风嘶吼如猛虎,屋顶瓦片发出恐怖的格格声,树枝摇摇欲坠,仿佛随

时会压垮房屋。我抱着年幼的孩子整夜不敢合眼,身边放着应急用品,心里不停祈祷平安。最心疼丈夫抗台归来时,一身泥水、满脸疲惫;最喜欢他半夜回来,带回单位发的大肉包子——那意味着台风拐弯,宁波再一次有惊无险。

2013年国庆期间,“菲特”台风裹挟暴雨袭击我市,我们住在王隘新村。我买菜回家,走到小区门卫时,大水刚没过脚面,走到我家楼下时已漫至半小腿,我赶紧招呼丈夫把电动自行车的电瓶取出来,防止进水报废。到家洗完澡准备洗衣,洗衣机却停了——小区配电房进水停电。我急忙找出蜡烛,备好水桶等贮存清水,丈夫一边整理家中食物,一边给同小区的父母打电话,一时竟无法接通。他心急如焚,搜罗些吃的蹚水赶往父母家,才发现二老手机没电了,只能把手机带回,打算次日去单位充电。

王隘新村地势低洼,积水漫成一片,车辆驶过便水波荡漾。一楼住户进水,水淹没了床铺。我看见社区干部背着独居老人,转移安置到宾馆去;看见社工和志愿者在饭点蹚着污黑发臭的水给老人送饭;更看见工作人员不分昼夜排水、排污、清理水中的垃圾,包括死去的动物。水积了一周,社工们7天都没回家。

积水退去后,我去妈妈家,路上偶遇一位社工,她身上散发着刺鼻异味,往日可是个漂亮姑娘。我叫住她,她立刻问我是否需要帮助,我心头一酸,让她早点回家洗洗休息。她笑着点头,一口雪白的牙齿依旧晶莹剔透。这时,那满身泥污的她,在我眼中更显得美丽了……

如今,台风“巴威”来了,宁波一切安然。这次“白海豚”来了,宁波的应对愈发从容有序,城市防汛体系高效运转。如今风停雨歇,街巷恢复安宁,万家灯火依旧温暖。这座历经风雨的城市,早已练就了抵御风雨的底气,守得岁岁平安。

台风往事

□陈榴芳文 摄



文中所记村中那条溪流。

小时候,每当台风来临前夕,有线广播会不时地响起,下面播送紧急警报:台风警报,目前台风中心位于东经××度,北纬××度,近中心气压××百帕……警报中经常提到大目洋、猫头洋。那时候台风没有名字,只有编号。我们不懂这许多名词,只是如果听到风力在12级以上,便会引起一阵恐慌。赶紧将水缸抬满水,柴挑进灶间,稻草搬进猪舍,髹髹罐罐搬进屋,地里的瓜蔬摘回来……

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开沟排水的事。那时我们住的是低矮的砖木屋子,台风来时,总会携来特大暴雨,屋顶的瓦片不时被吹翻掉落,外面暴雨如注,屋内点滴不断。父亲戏谑我们也住楼屋了(宁波方言“漏”与“楼”同音)!脸盆、脚盆、水桶、瓦罐……除饭碗之外,家里能盛水的器皿都用来接漏水了,尽管如此,地上还是水流成溪。无奈中父亲拿来锄头,在屋子里挖几条沟排水,在沟上铺上木板,整个屋子像一个工地。我们踩在木板上来来回回,用这“自来水”擦洗玻璃窗、板壁与门板,不但成就感十足亦觉趣味无穷。

真所谓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,台风过后,大人们忙着处理留下的后遗症,我们却热衷于跑到路上去看洪水泛滥的场面,原本潺潺的小溪已经成了奔腾的“黄河”。溪水涨得和路面快平了,水上漂着各种东西,诸如冬瓜、南瓜,还有茶篓、竹篮、竹竿、木头等。溪滩上裸露的大岩石已不见踪影,溪对面的稻田一片汪洋。

有一年溪水快要漫过小石桥了,我穿着一双新的凉鞋,棕色的,鞋头有镂空的花纹,那是央求母亲好久才买的。我坐在桥上把腿伸进水里去感受水的冲击力,不承想湍急的水流将我的一只鞋子冲走了,那只鞋随着水势在水面上起起落落旋转翻腾,我追着跑了好一段路,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洪水中渐行渐远,心里懊恼

不已。等洪水退去后,我去下游溪边割猪草,竟发现那只凉鞋半掩在一堆溪卵石中,捡起来时,发现它除了颜色变黑,其他都完好无损。可是原来那只鞋早已兑给货郎换糖吃了,当时认为一只鞋子反正没用,可叹甜了嘴巴苦了脚丫,我拿着那只鞋子久久难以释怀。

夏收夏种时节,往往是台风最频繁的时候。成熟的稻子被台风一刮,东倒西歪,不但割起来困难,而且稻谷浸在水里会发芽。双夏期间本来分工明确:收割、插秧、整田、晒谷,各组像流水作业一般一环扣一环。台风前夕,全队总动员,集中力量去放稻摊。所谓放稻摊就是将稻子割下来,一束压住另一束的根部,如此交叉重叠,稻穗枕着稻根,且束束相压,像链子一样不但防止浸水,而且防风。等台风过后再把稻子打下来,这是老农多年积累的经验。

1988年夏天那场洪水损失惨重。老家屋后的岩石崩塌下来,后墙根堆起了一座小山。古老的高洞桥被冲垮,路塌了好几段,溪里填满了大小石块,山上的竹子连根拔起,好多田变成了泥石滩……抗洪救灾部队来了,官兵们在烈日下修路挖溪,苦战十来天,不吃百姓一粥一饭。当我回老家时母亲说起解放军的好,言语间满是由衷的感念。当时的鄞县邱隘区(今鄞州区邱隘街道)有“三热爱”征文比赛,我以此为题材指导学生写了一篇《解放军真好》,获得了一等奖。那座桥没了,附近的村民去溪对面,只好绕一段路过另一座桥。大概6年后,做教师的父亲募捐重修此桥,定名为盘溪桥,然而新造的桥已不是原来的石拱桥,而是水泥桥了。

匆匆数十载。如今,当台风来袭,窗外风声浩荡,屋内烟火安然,冰箱囤鲜蔬,从来不断供。我们再无屋漏柴湿之忧,却有听雨观云之悠,纵使风雨满城,有城市守护者在一线,我们亦可静坐烹茶,坐看云起,静候风去。



台风将至。